

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
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
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

金色池塘

成为老人的艺术算
不了什么，真正的艺术在
于战胜衰老。——歌德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209期 | 2018年5月25日 星期五 主编:龚建星 责编:龚建星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gjx@xmwb.com.cn



笔者清晰地记得，五年前，为敬贺叶元章与陈明英伉俪结婚七十五周年，上海诗词学会姚国仪诗家曾在《新民晚报·夜光杯》上，吟有一首情辞律三美的七律云：“七十五年风雨程，相濡以沫守今生。人间伉俪红绳结，池上鸳鸯白首盟。桃李欣荣功德在，儿孙孝悌福盈。回肠九曲观流叶，世事浮沉心正明。”抒发喜见典仪雅集的心情。那天，从下午到良宵，二老鹤发童颜，神态怡如，真个是“人逢盛世，福寿绵绵也……”

岂料流光飞驰，一晃五年过去，戊戌春节，又迎来了陈明英老师的百岁（九十九岁，做“九”不做“十”）华诞，与两位老人喜结鸾俦八十年庆。

世间情，直教人生死相许

壬戌 1922 年生属狗的叶元章，与长己两岁、庚申 1920 年生属猴的陈明英，是奉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。

元章七岁订亲时，叶、陈二家“旗鼓相当”，按旧俗，订约后两家互不来往，相安无事。十年后要成亲了，明英之父获悉叶府已家道中落而犹豫了，明英就暗地里托人去元章读书的中学“偷”来了叶的作文簿，陈父读后赞道：“这后生很有才情！”让女儿自己做主，明英毅然答：“嫁！”于是，元章偕明英真爱携手，休戚与共、历经沧桑、福寿绵绵地走过了八十个春秋。这正如金代词人元好问的名篇《摸鱼儿》中的名句：“问世间情为何物？直教人生死相许！”

抗日战争中的那年，明英还是位福乐的新娘，一天清晨，日本兵下乡来了，混乱中，元章机智地将明英藏入花园的夹墙，自己留在屋里应付日本兵。鬼子挺着刺刀逼元章交出花姑娘，将他打得遍体鳞伤，元章就是不从。明英逃过一劫。

元章幼受家风熏陶，学诗较早，入学后又得饱学之师引导，以煮字烹文为乐。先从事新闻工作，著有《流叶集》；后进企业，并在报社兼职；1959 年被贬至青海工作。1960 年，元章病，危在旦夕。在上海养育六个儿女的明英知情后，搜集了家中所有的食物，肩扛手拎去了大西北，惊见夫君除了眼珠会转，浑身无处能动，不会走，也不能坐。身高不满 150 厘米的明英拼力抱着元章，硬是在火车硬座上捱了两天两夜，将元章舍命救回了上海。“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许”，此之谓也。



达观随遇，乐在诗书

一次参加市作协活动时，我曾面询叶元章有何颐养之道？叶老则云：“除做到食睡有时少熬夜，烟酒无缘爱绿茶，面包果汁（自榨）配酸奶，饭菜清淡六分饱，常爱吃点红烧肉之外，贵在达观随遇，乐在诗书。”

甲辰 1964 年，“求真何惧戟如林”的叶元章，因直言评说某领导有悖格律的诗，遭其挟私报复，以莫须有之罪，在青海痛陷囹圄五年多。达观随遇、穷且益坚的叶元章，在狱中并未消沉。有一天，他偶从广播里听到邓拓“歌吹扬州惹怪名”一诗而触动了诗作的灵感，多年潜蓄的诗情喷涌而出，他说“长日无聊，唯以吟咏自遣，诗贵情真，这些狱中吟成，事后追记下来的诗词，让我苦中求乐，趣而消愁，终于熬尽了五年多的冤狱生涯！”

白居易名言曰：“歌诗合为事而作”。元章这些情真意切之诗，均为言倾肺腑、血泪凝成之作。

例如：

七夕忆内（1965 年）

云山渺渺水漫漫，银汉无槎觅渡难。



独家采访

智者有言：“家和万事兴。”又说：“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”还说：“一个美满的家庭，有如沙漠中的甘泉，涌出宁谧与欣慰，让人清心涤虑，怡情悦性。”以上均真知灼见，善哉其言也。

《中华诗词》杂志、上海诗词学会顾问、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、历经二十多年劫难终于否极泰来的九七高龄的叶元章诗翁，与终身从教、九九遐龄的贤侣陈明英及其四代同堂四十一人“全家福”的美满家园，即为上述名言有代表性的明证之一……



休戚与共 福寿绵绵

记叶元章陈明英伉俪

文 / 宋连庠

折翼孤鸿羞照影，沾泥坠絮怕迎风。
山盟虽在书何托？（注）心事已灰梦也空。
吟到夜阑清泪尽，背灯无语枕函红。
（注：陆游《钗头凤》词：“山盟虽在，锦云难托。”）

赠内（两首，1974 年）

一寸柔肠一寸痴，终无慧剑斩情丝。
流年似水缘将尽，往事如烟觉已迟。
钿擘钗分千夕梦，鱼沉雁杳十行诗。
从今莫倚西窗望，碧落黄泉面不知。

谁携灵药疗相思？望断乡关鬓欲丝。
一死何难情未了，百身能赎我奚辞。
西风夕照羸人泪，冷雨幽窗绝命词。
若问归期何日是？相逢或在梦浓时。
……

仅举隅五首，是不是字字血、声声泪？让有情人诵来，能不一掬共鸣同情之泪耶！

后来拨乱反正，玉宇澄清，在笑沐春风的辛未 1991 年（其实平反后的叶元章已从青海调至宁波大学任教），叶老吟于狱中的血泪诗词，与其他一些早期佳作一起，均收入《九回肠集》一书，赢得读者好评。

在元章与明英被迫分居 27 年中，他们相互写了无数互倾肺腑、真情脉脉的情书，信开始的称呼是“爱”，信尾的祝福均为“吻你！”

这些休戚与共、相濡以沫的情书，带给这对休戚同心的贤伉俪许多珍贵的温馨、慰藉、激励与希望！

书法养生 动则不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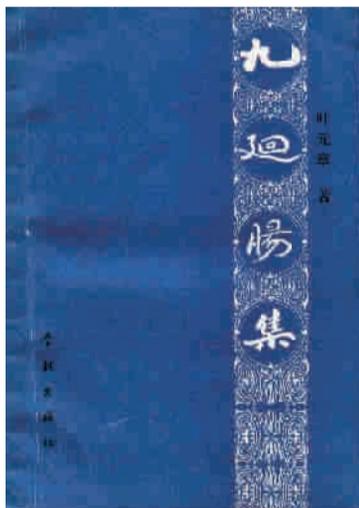
叶老又善以书法养生。上海古猗园、宁波古牌楼、温岭戚继光纪念馆……均留有叶老柔中藏刚的劲墨墨宝，十分耐赏。古名家云：“书者，抒也，抒胸中之气，散心中郁也。故每得书家无疾而寿。”信哉其言也。叶老还对我说：“父亲当年是老年得子，我的先天基因并不优越，然我自幼顽皮，爱打乒乓、踢足球，又练健美……即使身陷冤狱，也因地制宜地照练不误。‘文革’结束后，我重返大学讲坛，为求脑体谐动，舒筋活血，仍坚持做操与跑步，所以退休后，身板硬朗，思维睿敏，除耳朵有点背外，并无什么大病，所谓，户枢不蠹，动则不衰，千真万确！”

最近，还喜读叶翁见刊于报端的《春来》小诗：

几多离合化尘埃，旧梦依稀岁月催。
恰是清灯不眠夜，又闻风雨挟春雷。
往事并不如烟，离合旧梦依稀，让人读来沉思，能无世事沧桑之感乎！

终身任教、休戚与共的叶老伉俪，育有子女六人，均从事教育工作，桃李成荫，功德无量，福乐融融。此情此景，饱经沧桑的叶、陈二老，又怎能不感恩神州的河清海晏，华夏的欣欣向荣耶。

正是：
元章明英贤伉俪，休戚与共情相宜。
华夏欣荣民福寿，天下归心习主席！



佳句偶从愁里得，锦书惟待梦中看。
宁教婆妇悲今夕，莫遣灵禽续旧欢。
但愿天公能作美，离人从此不凭栏。

寄内（1966 年）

强别妆台赋远行，玉关闻笛怨难平。
年年腊月初三（注）夜，斜倚枕头哭到明。
（注：阴历十二月初三，乃诗人新婚之日。）

赠内（1966 年）

中年放逐冷湖东，气若游丝首若蓬。